

## 导演陈凯歌详解《长津湖》三个关键词：“人物”、“真实”和“英雄”

■文/本报记者 赵丽



《长津湖》剧本中,编剧兰晓龙这样写道:“车门打开,在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背后,不经意间,大家看到了长城。”这句话,导演陈凯歌非常喜欢。

“长城,默默地蜿蜒于中国的土地之上,我去很多西北地区都能看到好像已经被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长城,这是秦长城,那是燕长城,这是赵长城等等,都是残垣断壁。长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始终顽强地存在,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热兵器时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防卫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

所以,在《长津湖》中,除了抗美援朝战场,陈凯歌还拍摄了北京、江南水乡和长城。

陈凯歌说,拍这些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长津湖》票房一路高歌,目前上映20天票房已超50亿。影片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长津湖》“入朝”前的戏份,都是由陈凯歌执导,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如此宏大的题材,需要一个具有大人文情怀的导演一开始就树立起人物的情感模式,让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立体起来。

在陈凯歌看来,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信号弹,升上了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 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还是讲关于“人”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在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抗美援朝有哪些耳濡目染的印象?

陈凯歌: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50年代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形象地说,它就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一颗信号弹,升上了我们50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中国电影报》:对于塑造毛主席的银幕形象,这次有什么心得和体会?

陈凯歌:毛主席既是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

诗人,我自己感觉拍毛主席最难的地方,是怎样能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拍毛主席的理念。毛主席具有常人具备的了不起的特质,但是我觉得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不仅是统帅,同时也是一位父亲。我在研究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毛主席在“抗美援朝”这件事情上做决定是非常艰难又非常慎重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出兵,必然会有比较大的牺牲。我们不是说只拍他的豪情万丈,拍他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气势,在更大程度上,他考虑的是我军将士的安危。

所以说在电影《长津湖》里,为什么要写老百姓的儿子伍千里、伍万里,也要写领袖的儿子毛岸英?因为他们都在战场上拼命。换言之,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即便是作为领袖,他其实也是付出了和一般百姓人家一样重大的牺牲。

我也做过一些研究,看过很多资料,照片等,我觉得毛岸英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敬畏。当国家遇到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会说我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也得到毛主席支持,我认为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电影报》:除父子情之外,您这次也着重拍摄了兄弟情,可以说千里、万里的那段兄弟情就是从您这里开始的,您怎么评价他们的兄弟情呢?

陈凯歌:编剧兰晓龙的剧本,就是从兄弟情开始的。我始终有一个看法,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还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极大的关心。做好这一点,这个电影才可能成功;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只有战斗的场面,如果只能看到战斗场面的话,非常容易让人疲劳。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说,画面好、声音强、情绪“燃”就够了,但其实从我的标准看,面对这些先烈,还是得把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我希望自己拍好开篇这段戏,给人物打下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吴京和易烊千玺扮演的这两个人物千里、万里,是影片最基础的东西,需要把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立起来,把他们的个性生动地描绘出来。

我们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力气去琢磨这两个人物的。最终希望由狭义的兄弟情,推而广之到整个七连。吴京的台词中说,“七连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电影《长津湖》是由兄弟情凝结起来的一个战斗故事。

### 电影是“大不真实,小真实”

《中国电影报》:关于这次电影的艺术,不管是江南水乡,还是刚刚解放一年的首都北京,在您的镜头里都显得特别的真实且亲切,您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陈凯歌:我一直认为,电影之所以区别于电视剧等其他艺术或者商业的形式,就在于电影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

在开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两点非常的重

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刚刚成立一周年,就像是襁褓中的婴儿,那个时候的国家有一股子欣欣向荣的劲头。

再有一点就是千里和百里的家乡——江南水乡。在最初的剧本中,其实他们的家乡是设定在黄土高坡,在一个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北方山村里头。我觉得这个设定在电影的语言上很难抓住人,再加上第九兵团确实是从浙江出发,所以我们就把家乡设定改到了江南水乡,最终在浙江找到了拍摄地点。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为第一场戏来展开,然后紧接着就是出征?因为回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

另外我们希望拍得很美,拍大好河山。不管是千里坐小船离开家乡,还是他最初回到家乡的时候,秋叶斑斓的这样一个河面,其实都是在写和平。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终于获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机会,就是要和战争的惨烈做对比的,如果没有笔触去写到和平,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强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破坏。

所以我觉得北京也好,江南水乡也好,其实归结到底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你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中,您认为电影该怎样去平衡真实历史和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

陈凯歌:都说电影是造梦的,梦即是不真实的,可是你要倡导一种理想,提振一种精神,让梦想笼罩现实的话,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真实,你就完不成造梦的任务,所以艺术加工的内容,我称它为“大不真实”。但同时所有细节以及具体内容处理都必须真实,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大不真实”,因而我把电影叫做“大不真实,小真实”。

这个“大不真实”,并不是说你歪曲篡改什么事情,而是说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作品,一定程度上是要传达理想化的内容。但是“小真实”也非常重要,因为小的、细节的东西在生活中属于常识的东西,如果被违背就不好了,观众就比较难接受。

### 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英雄?

陈凯歌:其实英雄是没有准确定义的,我为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他觉得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样的英雄就是厉害。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作为今年非常重磅的作品之一,不可避免地被拿来跟好莱坞的一些战争片做对比,在您看来这部电影,有什么东西是好莱坞的大片所不可比拟的?

陈凯歌:在好莱坞电影中,你鲜少看到一个饱受压迫的民族。像毛主席所说,“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是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看不到的。

## 导演徐克揭秘《长津湖》台前幕后:监制才是“最苦差事”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从早期的《青蛇》、《笑傲江湖》、《黄飞鸿》系列到近几年导演或监制的《智取威虎山》、《攀登者》等影片,徐克把香港传统武侠片的美转变为与战争、登山相结合的自洽。

而国庆档上映的《长津湖》,作为导演之一的徐克从服务观众的大局出发,“我没有想个人风格的事,我想的是,怎样把观众带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真实体验,讲好这个故事。”

对于这部投入成本巨大的史诗级战争片,徐克导演感慨:“我们从冰天雪地一直拍到了春暖花开,整个过程异常艰难。但为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还是拼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去还原那种精神,塑造那些人物,突出了他们的英雄气概!”

### 《长津湖》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是徐克对于战争片一次大胆尝试,不管是观众反馈还是票房收入,在当年均收获不俗成绩。就算是在这样的成功下,面对同类型的《长津湖》,徐克坦言:“这个故事来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考验。因为我本身一直以来都没有碰过很写实而且跟历史有关的内容。”

面对并不熟悉的项目,徐克没有退缩。为了能够拍好《长津湖》,他通过书籍资料、纪录片等学习知识,与军事顾问及参与过战争的人交流,在更加了解长津湖战役、了解历史真实情况的情况下,“再去想怎么拍,最终把这些融合,变成一个很好看的戏。”

问及他为什么想要做自己陌生的内容时,徐克认真地说:“博纳让我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事情很值得做。因为抗美援朝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事件,是现代史里面关于中国人怎么去面对强大的军火,怎么去面对强大的国家,怎么去建立起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坚强而有民族精神的形象。”

“拍摄《长津湖》能让自己进入那个世界里面,对历史的发生过程多点了解,多点体验,能去展现当时的人跟现在的人对这个故

事,以及这个历史事件的态度和感受。”他说。

### 真实,于细节中见精神

以拍武侠著称的徐克,在《长津湖》的拍摄中锋芒尽藏,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分别拍摄了哪些段落也成为观众观影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徐克没有考虑个人风格,“我没有想个人风格的事,我想的是,怎样把观众带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真实体验,讲好这个故事。”

比如,我们在人物设计方面,是从人物的心理层次出发,让观众多去体验他们的心理感受。还有他们在战场里所有活动、动作的难度,我都希望能够呈现出来,让观众感觉到这是一个在十分艰苦条件下作战的故事。”

影片中最强烈的真实感来自于寒冷。不管是冻得硬邦邦的土豆,还是身着单衣作战的战士们,抗美援朝的难度于细节中见精神。为了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寒冷,徐克下了大力气。“有些场面要在大风雪里开战,大风雪除了要靠自然风、自然雪之外,大部分要靠我们自己制造风雪。这其中风就是大问题,因为范围很大,要把风给制造出来,足以吹起雪的话,这个工程是很大的。

同时,雪很重要,但也更难制造了。一种雪需要飘在空中,飘在背景,飘在人的脸上;另一种雪需要形成行军打仗的雪堆,加上我们有很多动作戏,所以如果雪地用了某种材料的话,就会很滑站不住。”

### 黄建新的监制角色是“苦差事”

《长津湖》是成功的,因为那些为了国家繁荣发展的英雄不仅永远留在了历史中,也留在了观众的心中。与其他影片不一样,《长津湖》的成功也源自于,它是首部由三位导演共同拍摄而成的影片。同时,它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黄建新的监制角色,被徐克笑称为“苦差事”,“他需要协调导演之间的事情,要负责把控整个电影的呈现效果。”陈凯歌导演则让徐克在看到其所拍摄的戏时,总是觉得很感动;林超贤导演在徐克看来“永远是神神秘秘的,会让你觉得好像拍戏是变魔术一样的,一打开东西就变出来了。”

有专家评价《长津湖》,不仅填补了中国战争片题材的空白,也充分展现了当前中国电影工业的雄厚实力和中国电影创作制作的最高水准。在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比较之下,徐克强调:“我觉得还是要把战争、历史理解好,电影里尽力把这些事情讲得真实、讲得好,那么我们的电影被拿来和任何大片作比较都是可以的。”

《长津湖》把林超贤“逼”出了“舒适圈”。博纳总裁于冬找到他的时候,距离《长津湖》开机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

“我没有信心”,林超贤的回复直接。听说留给自己的筹备期顶多俩月,还是部关于抗美援朝的战争片,无论时间还是历史积累,林超贤都觉得自己“做不到”。用他的话说,拍这部戏,他其实一直没有信心。但既然答应下来,无论怎样都要尽力去做。

恶补历史,从零建组,设计战术,为了一组战争镜头,摄影师跟着林超贤反复测试修改,连拍足球比赛的摄影器材也被拿来做了实验。林超贤想用立体的表现手法,拍出志愿军战士用血肉抵抗强敌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当年装备落后的志愿军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的关键所在。

对林超贤而言,拍《长津湖》,同样是在用意“战斗”。香港土生土长的林超贤最怕冷,偏偏《长津湖》要在平均气温接近零下20度的北方拍摄。林超贤“抱怨”,天气冷得把枪械都冻得“不听话”了。在低温、冰雹、沙尘暴的陪伴下,林超贤无奈表示,有时候他一天只能拍一个镜头,《长津湖》算是他迄今为止拍得最慢的一部电影了。

寒冷改变的还有林超贤的内心,当初,这个被合作过的演员“吐槽”为“魔鬼林”的导演,拍完《长津湖》后似乎变柔软了,每每当公开活动,他总不忘为演员们“叫苦”,“这部电影要经过三位导演的拍摄,时间很长,又是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对所有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煎熬。”好在这班演员“他们的意志、决心都很足,非常能熬”。

### 恶补历史,尽力去做

《中国电影报》:是怎样的机缘接到《长津湖》的?

林超贤:2020年10月,我正在准备《紧急救援》上映的事情,有一天于冬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可能来拍《长津湖》。当时计划要火速开机,只有一两个月筹备时间,我没有信心,担心自己



做不到,就婉拒了。

后来,于冬又不断邀请了我好几次。没办法推辞,所以就答应下来,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信心。抗美援朝的事情,我虽然知道,但是很多故事和背景我是很陌生的。我马上恶补所有的历史背景。既然这件事要进行,那我们怎么样都要尽力去做。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是由您与陈凯歌、徐克三位导演共同执导的,您主要负责哪部分?

林超贤:我要兼顾所有的动作设计。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长津湖》这部电影最吸引观众的地方是什么?

林超贤:抗美援朝这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认知。当时我们中国的军人是用血肉长城面对强大的美军,他们骁勇善战,完全凭借意志打赢这场仗。认真地说,这场仗赢是赢在意志,用意志去打一个充满自信且强大美国军队。观众应该会想在大银幕上看到这场胜仗,

## 《长津湖》导演林超贤:开机前忐忑不安,恶补历史课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去看当年我国军人的意志。我觉得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 太冷了!有时1天只能拍1个镜头

《中国电影报》:除了历史背景,筹备时间短,这部戏对您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林超贤:第一个就是天气,我自己是很怕冷的,我之前拍《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多热都没关系,反而一冷,对我就是很大的挑战。

电影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季节里,陈凯歌和徐克导演比我更早开机,他们面对天气的寒冷程度比我更严重。但是,当我作为一个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导演,要来拍这样背景下的一个电影的时候,整个工作的流程、进度,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

为了符合当年志愿军行军需要隐藏行踪,大部分是夜晚行军的情况,拍摄时,我们大部分都是夜戏。再加上严寒天气,对所有人的进度、意志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拍半山民宅那场戏,连续拍了很多个通宵,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中国电影报》:天气寒冷对机器的运作和演员表演有产生影响吗?

林超贤:天气寒冷最先影响到的是整个进度。这部电影是我拍片以来最慢的,我每天能拍的内容非常有限,一天有时候只能拍到一个镜头。我们在山区拍摄,平均零下十几度,每晚一定会遇到风,基本上是零下20度的身体感受。我们还遇到了其他恶劣天气,比如沙尘暴、冰雹、下雨,这么冷的天气下再加上下雨,体感温度就更低了。演员穿的衣服也是问题,基于历史背景,演员不可以穿大衣或者很御寒的衣物。

接下来是时间,电影中有些场面会用到

的穿越,什么时候再降下来拍特写,可能是一只眼睛的特写,都需要设计。

《中国电影报》:这场戏是如何实现的?  
林超贤:我很幸运遇到鲍德熹,他很专注帮我做这场戏的设计。我们试了很多不同的器材,包括用到“飞猫”(索道摄像系统)。它通常这些都是用来拍美式足球比赛或足球比赛等等。我们当然也发现它有弱点,如果是做大的运动,或者大幅度的移动,“飞猫”是很好的,而且很快,速度上也是可以达到某个程度的。但是,它拍细节镜头就不行了。那我们就需要用其他一些仪器、器材来配合不同的场景需求,结果我们可能分了大概十个镜头,去满足不同大小的镜头表演,最后再组合。

### 点赞!这班演员非常能熬

《中国电影报》:您曾经说过,《长津湖》这班演员太难了,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林超贤:《长津湖》这部电影要经过三位导演的拍摄,时间很长,又是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对所有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煎熬。他们对能从上一个导演到我这边,有些剧情可能会有变动,所以除了要兼顾他们的表演以外,还要兼顾在其他导演那边和我这边的不同。但我觉得这群演员都很好,因为他们的意志、决心都很足,他们都非常能熬。

《中国电影报》:跟吴京和易烊千玺合作,感觉如何?

林超贤:这次是第一次和吴京合作,他真的是非常资深的演员,他以前也拍过很多港片,和香港导演合作也很有经验,他可以很快领会我的想法。坦白说,我的普通话不太好,但他很快就能理解我要的东西,甚至还会帮我解释给其他演员听,帮我负责了很多事情。动作表演上也不需要对他有任何怀疑,军事上的事他也很了解,他真的对我这边的拍摄帮助很大。

另一个是易烊千玺,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很专业、很勤奋、很努力,表演上也都有水准,表演的时候很清晰,可以说没什么杂念,他的戏也很到位,我非常开心。